

● 革命斗争故事丛书 ●



黎明前的决斗

王榕春

福建人民出版社

革命斗争故事丛书

第三集

黎明前的决斗

福建人民出版社

一九八八年·福州

革命斗争故事丛书

(第三集)

黎明前的决斗

福建人民出版社编辑·出版·发行

(福州得贵巷27号)

福建新华印刷厂印刷

开本787×1092毫米 1/32 4.75印张 2插页 96千字

1988年9月第1版

1988年9月第1次印刷

印数: 1—3,005

ISBN 7-211-00510-6

K·39 定价: 1.20元

目 录

特别防线.....	(1)
截药.....	(15)
智调粮包.....	(23)
抗暴.....	(31)
巧夺军械.....	(38)
虎穴取图.....	(46)
布案.....	(56)
山城破狱.....	(67)
东岭游击队.....	(76)
神秘的小报.....	(85)
渔乡歼警.....	(95)
兵变.....	(104)
攻堡破仓.....	(112)
奇袭.....	(119)
狮城攻心战.....	(125)
追擒群魔.....	(134)
黎明前的决斗.....	(139)

特别防线

1943年10月的一天深夜，月黑如暝。江西铅山河口镇教堂前窜来十几条持枪的黑影，“砰砰砰——”“开门！开门！”如雷的声响震荡着静谧的夜幕。

借宿在教堂的外地商人“林老板”和妻子杨瑞玉被惊醒了。“不好！肯定是敌人。”“林老板”翻身下床，冲出屋门，藏进了后院的草丛中。

持枪冲入的正是一伙国民党特务、宪兵。一看“林老板”不见了，凶神恶煞的匪军官一声令下：“搜！”

“林老板”被捕了。杨瑞玉和借宿在教堂的另一位地下工作者刘静贞也被捕了。他们被连夜押往国民党河口镇公所。进了镇公所，“林老板”大吃一惊，河口镇的几名地下工作者全都被捕了。怎么国事？“林老板”寻思：一定是出了叛徒。

天刚蒙蒙见亮，被捕的人就被押往铅山玉都国民党第三战区司令部直属联络站。特务站长黎典尧见一下子抓了这么多共党分子，喜出望外，立即飞报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。

顾祝同收到铅山急电，满心喜悦。不久前，国民党制造的一次反共磨擦失败后，国民党中央提出了“政治解决”中共的新策略，即所谓“七分政治，三分军事”，用攻心、策反、诱降等手段，利用叛徒破坏共产党的各级组织。对此，顾祝同心领神会，立即在第三战区所辖的闽浙赣地区实行。不久，他的特务机构利用共产党的叛徒接连破坏了中共江西、浙江省委机关。为了达到尽快破坏中共福建省委的目的，顾祝同派出大批特务在闽赣边界地区活动，企图找到一个缺口。现在，终于有眉目了。顾祝同坐在办公桌前，按了按电钮。

秘书快步来到厅前：“顾总，有什么吩咐？”

“电发铅山联络站，立即对捕获的共党分子实行攻心战。”顾祝同沉着脸命令。

劝降开始了。“林老板”被押到审讯室，黎典尧迎上去，挤着眉，谄笑着：“嘿嘿，请坐，坐。”

“林老板”不客气地坐下。

“林老板，您叫什么名字？”

“姓林，名俊仁。字——”

“这我知道。”黎典尧打断他的话，“我是问你的真实姓名。”

“什么意思？”“林老板”反唇相诘。

“你到底是干什么的？”

“不是早说过了？做生意，跑买卖。”

“我是问你在共党内是干什么的？”

“共党内？这又是什么意思？”“林老板”板起面孔，厉声发问。

“哈哈哈哈。”黎典尧突然一阵油笑，“林老板，你少装蒜啦。你不会不认识吴友松吧！他供出了你是赣东北的共党负责人……”

原来是吴友松出卖了河口的同志。“林老板”的嘴角露出一丝轻蔑的笑纹，他心里明白，吴友松并不知道他的真实身份和真实姓名。“那你就请吴友松说吧。”“林老板”与敌人兜开了圈子。

审讯了半天，“林老板”的真实身份还是没弄清楚，敌人只好将这有重大嫌疑的案犯先关押起来。

顾祝同得悉铅山方面没有进展，心里老大不快。他找来了战区高级参议刘旦辉。刘旦辉是顾祝同的得力助手，是颇有“功绩”的特务专家。

“刘兄，”顾祝同在办公室里招呼刘旦辉坐下后，直言直语地对他说，“福建共党的活动是第三战区的心腹之患。东南三省只剩福建的共党未除，这最后一役，拜托你啦。”

“愿为顾总效力。”

“你要尽快赶到铅山，先弄清那些人的底细。我的特别行动队从今天起归你指挥，事成之后，马上电告。”

“是！”刘旦辉站起，一个立正，欲转身起步。

“慢！”顾祝同缓缓地说，“要注意中央的新策略。你要尽快找到一只‘狗’，一只热衷与我们合作的‘狗’，这比坐杀三千有用得多。”

“明白！”刘旦辉又是一个立正。

11月的一天，“林老板”又被押到审讯室。屋里的气氛与往常有些不同：堂中大小特务一字摆开，其中多了几个生

面孔。“林老板”鄙夷地扫了特务们一眼，安然地望着窗外。

“庄特派员！”突然，传来一声呼唤。

多么熟悉的声音，“林老板”不禁眉梢一跳。

“庄特派员，不认的啦？我是贡献。”一个人走到“林老板”身后喊道。

“你！”“林老板”猛地转过身，怒视着这位原中共邵武特派员贡献，嘴里蹦出四个字：“无耻叛徒！”

贡献正是刘旦辉带来的一只“狗”，他遭到“林老板”痛斥后，赶忙挨到刘旦辉身旁，轻声说：“他是共党福建省委派驻赣东北的特派员庄征，与省委有直接联系。”

“喔！”刘旦辉心里暗暗高兴，想不到摆在眼前的竟是条“大鱼”。他不动声色地示意贡献上前劝降。

贡献壮了壮胆，走到庄征面前：“特派员，革命尚须60年后才能成功，你何必固执己见……”

“哼！”庄征愤怒地一瞥。

一堂下来，庄征铁嘴难开，审讯没有结果。

入夜，万籁俱寂。在联络站里，刘旦辉阴沉着脸，用两个手指头敲着桌子，对大小特务说：“无论如何也要撬开庄征的嘴，找到共党福建匪首。”

“高参，我对庄征很了解，要他开口不是件容易的事。万一时间拖长，走漏了风声，共党省委闻风而逃，倒不好办。”贡献迫不及待地献上一条毒计，“我看与其在这儿坐等庄征开口，不如将庄征带到福建审讯，这样一有线索就能张网捕捉。福建情况我也比较熟悉，即使庄征不开口，也还容

易找到共党的蛛丝马迹。”

“嗯，言之有理。”刘旦辉点点头，采纳了贡献的意见。

庄征得悉敌人要入闽，焦虑万分。他想，若不迅速将贡献已叛变的消息报告省委，这诡计多端的家伙到福建去很可能使福建党组织蒙受重大损失。怎么办？这天夜里，庄征望着铁窗外的点点星星，彻夜难眠。他想起了一件事。5月间，省委派刘静贞到庄征处隐蔽工作，带来了省委书记曾镜冰关于在复杂情况下开展斗争的指示。刘静贞说：“省委认为，国民党对待共产党的策略有了改变，从过去的一捕就杀变为现在的策动自首自新，这是一种更为毒辣的办法，对此我们也要采取新的斗争措施。曾书记要我告诉同志们，如果被捕，绝对不能做坏事，在没有办法的情况下，可以办一个手续，但是地委以上的干部不能采取这个特殊办法。”现在，情况万分紧急，为逃脱魔掌，保护省委安全，能否采取这个特殊办法呢？……

翌日放风时，乘看守的特务不注意，庄征郑重地问刘静贞：“你传达的曾书记的指示是否确实？”

刘静贞感到了问话的分量，认真、严肃地点点头，说：“完全确实。”

庄征回到牢房，陷入了沉思，一个既能使省委防患于未然，又能使自己逃脱魔爪重返革命队伍的计划，开始在他脑中酝酿。

敌人的入闽计划就要实施了。这天一大早，庄征对负责看守的特务说：“我要找站长。”刘旦辉得悉庄征愿意“悔

过”，大喜过望，将情况飞报顾祝同。顾祝同以为“攻心战”又见成效，立即下令江西省中统特务行动队和第三战区特务组带庄征等人“即速入闽”。

1944年1月的一天，在大批特务的严密监视下，庄征、刘静贞等就要启程了。“瑞玉，”庄征握着妻子的手，一语双关地说，“放心吧，我会好好完成任务。”原来，狡猾的敌人担心庄征的“悔过”有诈，将他妻子杨瑞玉扣押在铅山作人质。

武夷山脉伸入闽北的峰峦跌宕起伏，壑谷幽深。这一带是中共福建省委及其所领导的游击队活动的主要区域。刘旦辉带着大批特务，押着庄征等来到了武夷山下的建阳宝山。很快，一个秘密的军事部署会议召开了。

会议一开始，贡献就抢着开口，说：“要迅速清剿武夷山上的共匪，我有一个方案，叫城乡齐放，共有四项内容：1.立即派出象我这样熟悉情况的原共产党人前往福州、南平、邵武……逮捕我们所知道的所有与共党组织有联系的人，2.为配合第一步行动，军队积极进攻共党的游击区，造成共党的错觉；3.立即将特务人员化装成香菇客混进山，以作内线；4.采取并村措施，隔断游击队和老百姓的联系……”

听着贡献发言，庄征心中腾起了愤怒的火焰，他深深懂得，若不能有效地阻止贡献的诡计，后果将不堪设想。

贡献说得唾沫四溅，最后得意洋洋地拍拍胸脯，说：“如果照我的设想办，福建的共党分子不出几日就尽入囊中。”

“哼，你这叫做打草惊蛇。”庄征摆出一付不屑一顾的

神情。

正欲为贡献叫好的特务们全都愣住了。

主持会议的特务主任庄尚之急忙问：“庄先生有何高见？”

“我在共产党内多年，知道共产党决不会象贡献所说的那样容易上当。拿扮香菇客上山一计来说，谈何容易？须知山间百姓都是共产党的耳目，一伙生人上山，恐怕立脚未稳就掉了脑袋。这不是打草惊蛇又是什么？”

“依庄先生……”庄尚之真被庄征这番话唬住了，他不禁倒吸一口冷气，搔了搔头，急切想听下文。

“最好的办法，是先诱福建省委书记下山，来个擒龙先擒首，然后再一网打尽。”庄征似有满腹韬略。

特务们一阵欣喜。庄尚之连声嚷道：“庄先生，真有你的。快说，到底该怎么办？”

“据我所知，近期省委书记计划下山到上海汇报工作。省委的联络站在邵武，如果让联络站通知省委书记，说我在邵武准备好了下山通道，他就一定会经我这儿下山的。”

在特务行动队里，有一名在江西被捕后叛变的败类对庄征的话极表赞同，连连说：“对，对，我当初就是这样入圈套的。”经过几番争论，特务们都倾向实行庄征的计策，会议“圆满”地结束了。

刘旦辉听罢会议汇报，认为庄征言之有理，当即决定采用庄征的方案。

庄尚之从刘旦辉那里出来，即告诉庄征准备去邵武，庄征故作玄虚地附耳对庄尚之说：“要去邵武，贡献、吴友松



不能去。他们被捕的消息恐怕早传开了，去了一露出风声，省委书馆是不会下山的。”

第二天，庄尚之带着一帮特务，押着庄征、刘静贞出发了。对福建党组织情况比较熟悉的叛徒贡献、吴友松都被留在了建阳宝山。在邵武，庄征、刘静贞和特务们住进了一个训练所。住下后，庄尚之就催庄征写信与省委联系。

“庄主任，”庄征为难地说，“省委联络站和我从来是直接联系的，我应该亲自去。”

“你？”庄尚之眯缝起三角眼瞧了庄征半晌，哼腔哼调地说，“你还是抓紧时间休息休息，让刘静贞去吧。你写一封信，他们会相信的。”

为了让省委了解真相，迅速采取应急措施，庄征想找刘静贞详细交代斗争策略，可是，庄尚之的心腹大李整天不离左右，怎么办？

这天午饭后，庄征到院里散步，见许多特务都乘午休时间上街寻欢作乐去了，他踱到大李跟前，明知故问：“噢，那些弟兄都干嘛去呀？”

“还不是抽大炮，捞现钱，玩女人去。”大李嘟着嘴说。

“那你怎么不去？”庄征问。大李苦笑了两声，没有回答。庄征似有所悟，笑了笑，说：“我明白了，你是来监视我的，怕我跑了。唉，我要想跑，就不带你们到这儿了。你想，我老婆还留在铅山，我能跑吗？”

大李眨巴着眼睛，心有所动，可嘴里还是说：“这是军令。”

“军令？呸！他当官的这时候就知道抱着女人暖被窝，还不让当兵的痛快痛快？你去吧，好好玩玩，过几天进山了，可没这好机会。你放心，我准在这儿呆着。”庄征一席话说得大李心花怒放。

支走了大李，庄征见四下没人，很快找到刘静贞，说：“小刘，我们要马上和联络站联系，但是特务盯我盯得很紧，只好你去了。你接上头后，一定要将贡献、吴友松的叛变情况和同志们讲清楚，让省委尽早拿出对策。”庄征又将自己和敌人周旋的计划详细说了一遍，希望能得到省委的指示和支持。最后，他叮咛道：“路上要留心特务的盯梢。”

与刘静贞碰头之后，庄征才动手写好“联络信”，交给庄尚之。庄尚之大眼瞪小眼地看了半天，没看出什么破绽，于是让刘静贞立即将信送往省委联络站。出了训练所，刘静贞慢慢地在城里兜着圈子，当她确信没有特务跟踪后，才大步流星地向北门走去。

邵武北门21号门前，刘静贞敲着门，叫道：“李锦堂，李锦堂。”

门开了，屋里走出一位女人，警觉地看了看刘静贞，说：“他不在。”

不在！刘静贞的心一下子沉了下去。正在这时，她瞥见屋里坐着个人，仔细一瞧，认出了那正是省委交通粘文华，赶忙唤道：“文华！”

粘文华听到喊声，抬头见是刘静贞，高兴地迎了上来，连连说：“快进屋，快进屋。”

刘静贞坐下后，详细地介绍了庄征等人的情况，要求省委立即通知与叛徒贡献、吴友松熟悉的同志隐蔽，以防不测。末了，刘静贞恳切地对粘文华说：“请尽快报告省委，是否同意与我们继续保持联系。”他们约定五天后再碰头。

粘文华很快向省委政治交通苏华汇报了情况。为了让省委尽早得到消息，苏华不顾产后血崩发烧的痛苦，日夜兼程，赶往省委。省委得到消息，迅速采取了应急措施。

五天后，刘静贞按照约定时间前往接头，可是，联络站空无一人了。怎么回事？是敌人识破了“马脚”，抓走了省委交通，还是省委为防止意外撤走联络点？刘静贞面对突如其来的变化，手足无措。

刘静贞回到训练所，找到庄征。庄征望着阴霾密布的天空，心中腾起一种失落感，陷入了沉思。好一会儿，他轻轻说：“我们先搞一封假回信，稳住敌人，拖延时间，慢慢再想办法和组织联系。”

“我们的笔迹敌人都认得。”刘静贞为难地说。

“邵武协和大学有一位学生，叫肖玉英，是我们的同志，找她帮个忙吧。”庄征想了想说。

刘静贞找到了肖玉英。肖玉英将庄征起草的假回信抄了一遍，又向母亲讨了个金镯，剪下一半交给刘静贞。刘静贞将这半只金镯交给特务主任庄尚之，佯称是省委送来的经费。敌人果然信以为真了。

又是几天过去了。刘静贞天天往联络点跑，可总不见接头人。这天，刘静贞怀着不安的心情，抱着渺茫的希望，再次往李锦堂家走去。“小刘！”突然，路旁闪出一个人，喊

住了她。刘静贞回头一看，高兴得差点叫出声来。原来，省委派了李铁前来接头，为了防止意外，他在半路上等候刘静贞。

“我们等得好苦呀！”刘静贞噙着泪花，激动地说。

李铁带来了省委的指示。省委决定：将计就计，以特反特，粉碎敌人的新特务政策。

刘静贞给特务带回了曾镜冰的“亲笔信”。特务们看到这封阐述形势和任务，商议下山碰头开会的信，欣喜若狂。一辆吉普车昼夜兼程，将信送往第三战区司令部。顾祝同阅后，立即下令将信急送湖南衡阳，呈给正在衡阳开会的特务头子陈立夫和军阀白崇禧。陈立夫见信，高兴得直拍脑袋，活动在东南的共产党曾使他伤透了脑筋，现在万事大吉了。他迫不及待地向与会的同僚们宣布：“福建共党指日可以肃清。”

敌人对庄征等人更加信任了。他们撤去了庄征身旁的监视特务，庄征的妻子杨瑞玉也被解送到邵武，夫妻得以团聚。与此同时，省委派来的李铁、苏华开始了和庄征的秘密联系。

4月的一天，庄征接头回来后，径直来到庄尚之的住房。“庄主任，山上又来信了。”庄征递过一张折卷着的纸条。

庄尚之接过纸条，打开念道：“曾书记下山前要召开负责干部会议部署工作。请你立即上山开会。”老谋深算的庄尚之立时掂出了其中的分量，感到了问题的棘手。让庄征上山，万一煮熟的鸭子飞了，自己怎么向上司交代？不让他

去，万一曾镜冰起疑心不下山，鱼入不了网，岂不前功尽弃？庄尚之揉捏着鼻子，来回踱步思索，庄征则悠闲自在地坐在一旁欣赏他的窘态。

“庄先生，你还是不要去。”庄尚之终于开腔了。

“你是信不过我？”庄征一语力逼。

“不，不，事情都办到这地步了，哪能不信你呢？”庄尚之收住话头，又踱了几步，说，“让张树雄去吧，反正上山只是开个会。”

狡猾的敌人还想拉着长线不放。

“好吧，让张树雄去。”庄征坦然应允。

张树雄也是在铅山被捕后押到邵武的地下党员。待庄尚之找来张树雄时，已与庄征商定过对策的张树雄说什么也不肯上山，他对庄尚之说：“如果不让庄征上山，省委肯定会怀疑的，省委书记也就不会下山，放下的长线就钓不上大鱼了。”

庄尚之踌躇良久，终于下了决心：“好吧，让庄征去。但是，他老婆要留下。”

临行的这天，庄尚之又再三嘱咐庄征：“要尽快回来，超过三天，我们将派各路武装搜剿。”

庄征做出不忍离去之状，走了几步又回头，对庄尚之悲切地说：“我如果遇到不幸，请照顾好我的家属。”

庄征上山不久，省委即按原先的布署，派交通员送来一封信，诈称会期延长，庄征不能马上回来，并嘱山下的同志要继续准备好下山通道。敌人看信后，没有发现破绽。省委又秘密通知刘静贞等同志，在约定的时间到北门外等候，